



作家说

宝树：当科幻走进现实，人类变成什么模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尚琪

在北京大学，当时22岁的宝树写好了一部科幻小说的结尾——3000字的结尾，他自认为堪称全文最绝妙的反转；但直到8年后，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这个小说才完成了其他部分。这是宝树2012年发表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关于地球的那些往事》的创作过程。

“记得那天心情低落，但写宇宙非常解压，动辄几百亿光年的宏阔尺度，让人觉得，人类的那些事儿都不是事儿。”宝树说，“如果那天不是偶然翻出这个未完成的稿子，不去写完它，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写科幻小说。”

但最近，宝树新出版的小说集《你已生活在未来》，“尺度”就显得小了很多。发生时间是“不远的未来”，发生地点是“我们的周遭”，连故事桥段都有些家长里短：高考、相亲、结婚、生子……那些科幻小说里的东西，正一步步渗透我们的现实生活。

未来已来。当伦理秩序的标尺不再严谨，当实感与虚拟难以界定，当情感失去时间的承诺，身处其中的我们将变成何种模样？近日，宝树接受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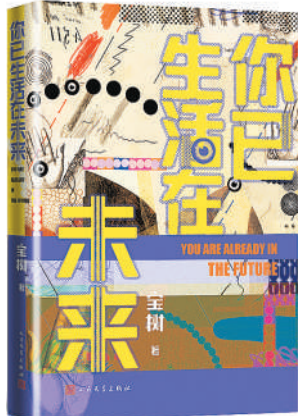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书中故事的发生时间都是“近未来”，数年或者数十年后，是我们这代人还能看见的时代。这个时间段对你的吸引力是什么？

宝树：《我的高考》那个故事的时间设定，是2027年，那是我2013写的小说，当时觉得10多年很遥远，现在已经快到了。故事讲的“聪明药”，当时在国外稍有苗头，现在已经升级迭代，在国内也有露头。当时我写主人公之间还用短信联系，后来出现了微信，所以我在结局出版时作了修订，把短信改成了微信。本来想把时间再往后推10年，但想想还是保持作品本身的原貌更有意义，所以没有改。

科幻是对未来的想象。只是曾经我们想象的未来，可能是遥远的时间之后，是一个与“当下”割裂的地带；但这本书中的未来，是与我们当下的社会经验、科技发明密切相关的，甚至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比如人工智能、基因测序，在现实中已经有“低配版”的应用了。

在“近未来”，未来与现实的边界已经非常模糊，甚至可以说没什么边界，互相渗透、短兵相接。这个地带有很多模糊的、暧昧的、纠缠的、碰撞的东西，这是这类科幻吸引我的地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遥远的未来，



↑《你已生活在未来》书封 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宝树

受访者供图

无论好坏，我们都可以远距离观察；迫近的未来，可能与我们直接发生关系，会不会带来不安全感？比如，人工智能。

宝树：是的，我们与人工智能已经不是一个“安全距离”。而且AI发展的速度还会越来越快，现在萌芽的东西，明年也许就铺天盖地；现在流行的东西，明年也许就消失了。科幻的一个永恒主题就是技术失控，以AI为例，那不必幻想AI觉醒后要毁灭人类，它起码已经能替代很多人类的工作，这就够可怕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书中有一个故事是关于AI拍电影，现实中已经出现了AI写作。你会让AI辅助写作吗？

宝树：目前不会。倒不是说我在伦理上、道德上有排斥——当然也有，但创意性的文字，AI无法帮我写。我也实验过，让AI给我写一段，但它生成的都是那种初看高大上，实际上逻辑跳脱、满是bug（漏洞）的东西。小说创作，写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有其目的，AI暂时还无法把握这个意图，除非你输入长长一大段提示词，可能有几句话能用，但我还得整理、组合半天，不如我自己写。在几年之内，AI还无法取代作家。

但我也发现，如果输入一篇小说，让AI分析，出一个书评。它写得还像模像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已经有AI写作的散文发表在报纸上了。

宝树：我也看到过。AI写作的特点，就喜欢用大量的数字和毫无意义的修饰，看似很宏大，实则很浮夸。现在我是

一些科幻征文比赛的评委，能看出一些投稿是AI写作的，可能有10%—20%的比例。

但AI会不断进化。5年，或者10年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到时候，AI也许还能针对不同读者的喜好，生成满足读者期待的文本，你可以选择喜剧或者悲剧结尾，只要付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也特别关注科技时代人的情感体验？

宝树：如果写科幻纯写技术，那就不是小说了，像一个说明书。其实我们对科技的思考、公众关心的话题，归宿是关于人的生活。而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情感人伦，包括爱情、亲情、友情，还有一些奇特而复杂的羁绊。

刚才我说未来与现实已经互相渗透，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牵扯的场域，这时候你会发现，人的情感也处于一个动荡不定的状态。比如，亲人去世了，你可以做一个仿生人；你喜欢哪个明星，也可以定制一个。人类用科技满足自己的欲望与愿望，这些想法都是与情感相关的。科幻与情感密切结合，才会变得有意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但是在科幻背景下，这些情感似乎变得更加危险了？

宝树：是的，这也是技术失控的一种表现。比如，将来人类就想和AI谈恋爱，因为它会对你百依百顺，每句话都说到你心坎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那你会和AI恋爱吗？

宝树：目前不会。我认为爱情的一个关键点不是索取，而是奉献。谈恋爱的时

候，你会以对方为重心，会因为对方而改变自己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双方不断磨合的过程，来让爱情达到更高的境界。和AI恋爱可能一开始很舒服，瞬间达到舒适区，但没办法往更深处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主编过《科幻中的中国历史》，个人作品也常融合历史与科幻元素。“往前看”的历史与“往后看”的科幻，有什么内在的相通之处？

宝树：历史和科幻，写的都是和现实不同的读者比较陌生的世界，是一个异域。用科幻写历史，常见的有时间旅行，即“穿越”；也有“错史”——从既定历史的世界中分叉出来的，假如历史不是这样则会怎样，比如郑和舰队发现了美洲会怎样，美国南北战争南方赢了会怎样；还有“错史”，把历史元素用到未来或者全然虚构的时空，比如我写过一本书叫《七国银河》，讲的是银河系里的战国七雄。

历史元素可以用科幻来重构，也可以帮助科幻去想象另一个奇异的时空；科幻能把历史中很多潜藏的东西重新挖掘，在正史之外赋予历史细节更多的意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不久前，北大哲学系主任的开学致辞“出圈”。作为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这个学科背景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宝树：科幻是一种想象，想象就会超出日常，哲学其实也是超出日常的东西，比如去关心宇宙的起源、人类的本性。只是哲学是用理性探讨的方式去处理这些话题，科幻更多的是想象，但双方是可以互相渗透和转化的。

比如，哲学中有一个方法叫思想实验——用想象力去进行的实验，著名的如“缸中之脑”（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1981年在他的《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阐述的假想。大脑被从身体上切了下来，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传递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有关这个假想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你如何担保你自己不是在这种困境之中？”——记者注）。这是一个挺科幻的场景，在有的科幻电影（如《黑客帝国》）中也有所呈现。

哲学对科幻是一个启发，能给小说增加很多思考的空间。比如，科幻有一个常见主题是人与非人（机器人、外星人等）之间的关系。比较常见或者简化的想法就是，双方要不谈恋爱，不要互相消灭。

但是在哲学范畴，我们要思考得更多。比如，当我们在处理人类和其他种族关系的时候，会面对一个深渊，双方在互

相了解的过程中，不是简单的非敌即友关系。再比如，道德相对主义——道德到底是对所有人都一样，还是不同种族之间存在不同的道德准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的日常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宝树：如果在家的话，我是“夜猫子”型的。白天有很多杂事，微信也总是打断你。如果睡得比较早，这一天就过完了，睡晚一点，还能有几个小时集中写作，往往凌晨两点睡觉算正常，3点也有，4点也有。还有人问过我，听音乐对写作有没有促进——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听，这会让人分神，我需要安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最近在读什么书？

宝树：科幻类的作品占了一半吧，如格雷格·伊根、伊安·班克斯、艾德里安·柴可夫斯基等国外作家；又如《金桃》《脑中之魔》《龙之变》等国内作家的最新长篇；也有纯文学和其他类型文学，像是《潮汐图》《一日顶流》《天下刀宗》，还有一些精彩的非虚构，比如《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猫鱼》。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就你的观察，目前国外流行什么科幻类型？

宝树：有一些是和中国相似的，比如高科技、外星人；还有一些是国外所关心的社会议题密切相关的，比如种族、性别。美国非裔科幻作家杰米辛，以“破碎的星球”三部曲，分别获得2016—2018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创下纪录。小说讲的是种族从被压迫，到逐渐觉醒与反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科幻创作感兴趣，作为“过来人”，有什么基于自身经验的建议吗？

宝树：写东西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完成它。这像一句废话，但确实刚开始写的时候，很容易打退堂鼓，但努力写完之后，会给你很大的自信和动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说过你的一个关注是，个体在一个科技发展狂野诡谲、价值观分崩离析的新时代，如何找到和安放自己的生活意义。你找到了吗？

宝树：在前现代，我们的理想状态是“一劳永逸”，和一个人共度一生，做一个工作直到退休。但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很难做到“永恒”。就像书中《真爱》一文，提出一个问题：当人的寿命达到300来岁，婚姻还能持续多久？

生活的意义，已经不是“一劳永逸”，我们要找到的，是不同阶段的意义，是此时此刻值得的意义——将来也不后悔——这就足够了。

书探

□ 陈之琪

文字瑰丽，只凭三言两语，便可以春秋笔法勾勒时代沧桑、风云变幻；文字贫瘠，纵使说千道万，也谈不尽人事代谢、命运无常。读赫尔曼·布洛赫总能给人这样深刻而独特的感受。

这是苦痛经历使然。赫尔曼目睹两次世界大战，他更饱受迫害和流亡之苦，将生命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赫尔曼的小说《着魔》《无罪者》《梦游人》……它们看似都在讲述无关铁血的故事，却总能让人感受到战争和暴政的疯狂与无情。

赫尔曼的述说，总是聚焦于人。他深刻意识到战争对人民的屠戮不只在身，更在于心，因此，他视线紧追战争狂热对人心道德的摧毁与撼动。赫尔曼认为价值崩溃时代下的人群心理是病态而脆弱的，小说《无罪者》中的人物看似都是远离战场的“无罪者”，但他们对予罪恶的冷漠、无知和盲从心理被赫尔曼袒露出来——“其实他们都是‘罪恶链’中的一环。”

赫尔曼的眼光，一定凝视时代。若说他笔下的人物如同巴洛克珍珠，那么他同样擅长穿针引线；虽不谈及政治，但赫尔曼太懂得如何让一条珍珠项链在浸润时代底色中展现色彩。他可以化身但丁，为展现德国1913—1933年的时代图景，他用《神曲》般的诗歌隐喻时代残酷，暗喻战争狂热分子“满脑、满口地鼓吹着战争的神圣”。他 can 成为乔伊斯，通过讲述一位游荡少年的内心沉浮，向读者展露他陷入人迷狂的过程，军队制服如何成为他不想也无法脱掉的“一层皮”。他笔下的村镇甚至还能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鲁镇，用“人血”满足各自的私欲和“道德”。这个角度讲，赫尔曼的多重面貌，还生动展现着不同时代的某些共性。

赫尔曼的希望，永远寄于自然。虽然生于苦难，但赫尔曼的文字从不被悲感所浸染，让他还有着乐观的“田园气质”。赫尔曼的笔触如媒，大自然与各种动物总是具有美好的启迪意义，自然的生命力和迷狂人群的阴郁有机结合，形成了赫尔曼精妙独特的文学气质。赫尔曼在《着魔》中以一位乡村医生之口对自然进行告白：星辰“因所有的温柔变得温暖而轻盈”、夏日是一种“游荡、休憩的辉煌”、天空“像有弹性的瓷器”……感叹这些精巧修辞他如何信手拈来的同时，我们甚至会忘记这部小说同时讲述的是以狂热和鲜血收尾的悲剧故事。

也许正因如此，赫尔曼才能被米兰·昆德拉誉为“中欧最伟大的作家”，他不仅用人物命运勾勒时代、折射思考，还借诗歌隐喻、风景描摹来糅杂美好与悲伤，意在昭示后人。然而，也正因为作品独特的隐喻、诗性和哲思，赫尔曼文字的精妙之处让翻译和理解变得困难，这也导致他的译本被许多国内读者翘首以盼数十年而不得。

2024年年底，赫尔曼“最为复杂的”“集大成之作”《维吉尔之死》终于在首次出版80年后出版中译本，许多学者认为这“填补了外国文学翻译的空白”。

事实表明，再精绝的语言表达都同时展现着瑰丽和贫瘠，赫尔曼及其作品展现的多重面貌不仅独一无二地展现着自己所处的时代故事，其在如今亦如同钻石般折射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深邃内涵与光彩。



《维吉尔之死》书封



□ 刘金祥

王计兵是“素人写作”的代表性诗人，他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等交通信号的间隙，把诗歌写在纸片上、写在掌心里，多年来共创作了6000多首作品。继成名作《赶时间的人》之后，《世界把我照亮》成为王计兵的第五部诗集。这部体现当下素人写作美学价值的诗集，

□ 韩浩月

在创作之前，明白“写给谁看”很重要。无论是几千字的短文，还是几十万字的长篇，作者心目中都要有一个假想的阅读对象。这个阅读对象可以是成千上万人，也可以是一个人。依我的经验，阅读对象是一个人的时候，文章最好写，写出来的风格，也最容易“下咽”，能够被顺利、愉快地读完。

我是在经历多番写作困境之后，才找到这个“窍门”的。一般来说，写作是选题先行，或者说主题先行，决定写什么很重要，其次才是叙事技巧、语言风格。但不是所有作者，都具备这样的设计与掌控能力，往往在漫长的主题设定与内容构思过程中，就把自己耗尽了，还未动笔，就已经不耐烦。写作需要耐心，而耐心的前提是明确目标——若作者清楚作品面向的读者群体，心绪自然容易沉静。

要知道，最折磨写作者的事情之一，是不知自己的作品写给谁看。带着这个疑虑的人，是无法下笔的。卡夫卡因三部长篇小说未能完成而饱受写作障碍困扰，某日记中充斥着“写不下去”“写不出来”的哀叹，这与他不清楚作品要写给谁看有关；

练笔记

路遥的写作同样充满痛苦，他虽下定决心完成作品，却因对读者反响的担忧而陷入自我怀疑……如果卡夫卡和路遥生前知道，他们的作品将会拥有无数读者，会不会下笔时更畅快一些？大概率的会。写作者在孤独创作时需要独处，但他们必然渴望自己的作品出版后遭到“围观”，庞大的读者群会给他们带来强大的心理暗示，这是作家这一身份特征所决定的，绝大多数作家都希望自己苦心写出来的东西，被越多的人看到越好。

经典作家的困境各有不同，突破路径却指向同一真理——明确读者定位。艾米莉·狄金森这位一生写了1700余首诗歌的诗人，生前只公开发表过7首（另有一说发表过12首），但她是无比明确知道自己作品是写给谁看的诗人——她的读者是她自己。甚至她的亲妹妹都不知道狄金森的创作，她一生的挚友苏珊·吉尔伯特也只读过她的部分诗作。她的传记书名《我的战争都埋在诗里》取自她的诗句，独自写作

的怅惘与怀恋，是《影子》里“父亲的影子覆盖我，它就不会蹲下来躲进我的身体”的温情与柔软。

诗集中很多作品具有一种穿透生活迷雾的能量，真切映照赶路人的身影与心声。这部诗集分为三个专辑，构成一个完整的精神宇宙。

第一辑“道路把我牵引”收录了《按下海浪》等佳作，呈现了诗人在奔波中的生命体验。在《按下海浪》一诗中，诗人将送外卖途中电瓶车出现故障后奔跑的疲惫体验，与胸膛如岩石按下汹涌海浪的意象加以结合，把日常劳动升华成具有史诗感的生命体验。在《奔跑的蓝》一诗中写道：“比天更蓝的是海/比海更蓝的是火焰”，诗人将火焰赋予了蓝色的特质，外卖员工装成为移动的火焰，这也正是最动人的生命力的光芒！

第二辑“故乡把我温暖”则展现了诗人对精神根源的踏查与追寻，如《母亲的身高》《父亲的诗》《墙根下的老人》等篇什，仿

佛故乡的微风携裹着麦香，吹进每个他乡游子的心里，诗人在《小村庄》一诗写道：“把省割下来/把市割下来/把县把乡都割下来/剥掉所有的包装/我随身携带的小村庄/像一粒药片”，故乡在这里被比喻为“一粒药片”，暗示了故乡呈具治愈现代人精神创伤的特殊功能。

第三辑“世界把我照亮”则达到了一个哲学高度，诗人在《淡季》一诗写道：“一个拖着行李的人经过小区/围上来一群二房东/让我想起当年我们围着老板/而我们随身携带的/是大把的年龄和力气”，此处作者所写的似乎不是自己而是所有的劳动者；再比如在《外卖小哥》一诗中所写“每个小哥都是段誉或者郭靖/从憨憨少年修炼成绝世枭雄/行侠仗义者/不用十八般兵器/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这些富含哲理的诗句中，作者把自己变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诗人进而意识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闯入者”，但并不因此而感到自卑或疏离，而是以一种感恩的

心态面对世界。

王计兵诗歌有着鲜明的生活至上的价值取向，他认为“先把生活过好，让爱好围绕生活，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如果本末倒置，梦想也很容易毁灭一个人。”这种务实而坚定的创作态度，或许正是他在艰难环境中坚持创作37年的关键所在。

诗集《世界把我照亮》记录了这个时代普通人的情感结构与精神面貌，可以说这部诗集为当代中国社会底层提供了一份鲜活的文化档案。王计兵诗歌如同自然界的那些麻雀，为平凡生活标点了温馨与诗意。

诗歌是一种精神力量，它能让人们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不平凡自我。《世界把我照亮》不仅是一本诗集，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平凡中发现诗意，都可以被世界照亮——同时也照亮世界。

（作者系哈尔滨文史学者、黑龙江省文学评论协会理事）

“外壳”是指，来自外界的读者的期待，会帮助作者确定作品如何与时代、与人群进行有效结合、绑定，而“内核”则是指，作者创作初衷会在得到读者群的隐形确认后，逐渐变得坚硬而强大，不会轻易再动摇，从而促使作者能够产生写完的信心。

写作障碍的产生，最大的来源便是没法在“写给自己看”“写给熟人看”“写给陌生读者看”“写给大奖评委看”等选项中，找到那个唯一的选项。当写作者面对摇摆不定的读者群时，文字便会失去焦点，陷入逻辑混乱。这个状态产生的时候，最好的做法是去除杂念，让那个倾诉对象的面孔变得清晰起来——哪怕是一群，也一樣可以得到一张清晰的面孔，当你知道那张面孔背后的人七情六欲之后，就自然知道如何下笔了。

其实，写给一个人看和写给一群人看、几百个几千万人看是一样的，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区别。但前提是，要从始至终写给自己的“那个人”看，不要中途撂挑子，不要移情别恋，不要贪多求全。当你对于一个人“用情至深”时，千千万万的读者亦能感同身受。反过来也是一样，当你找到了千万人共同的特点或特征，作品写出来之后，依然能够精准抵达每一个个体的内心深处。

“写给谁看”很重要

己，不妨就一直用这个方法写下去。

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逊，恐怕是最明白“写给谁看”的作家之一。这位最早开印刷厂的印刷商人，因为大量替女性客户写信，从而掌握了书信体写作天然具备的真实感、私密感、仪式感。18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邮政网络的发达，使得书信不但成为信息传递与交换的载体，更成为文学与情感的流通渠道，因而他的第一部小说《帕米拉》、长达100万字的小说代表作《克拉丽莎·哈娄》均为书信体，他也因为对女性群体心理的充分了解与准确表达，深刻影响了卢梭《新爱洛伊丝》、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创作。

讲述这些例子，其实是想表达，“写给谁看”这种对读者进行先行定位的做法，很多时候比决定“写什么”“怎么写”更重要。作为创作的萌芽，文本的轮廓最初都是稚嫩、脆弱的，禁不起推敲的。在确定了“写给谁看”之后，作品便既有“外壳”又有了“内核”，作品的